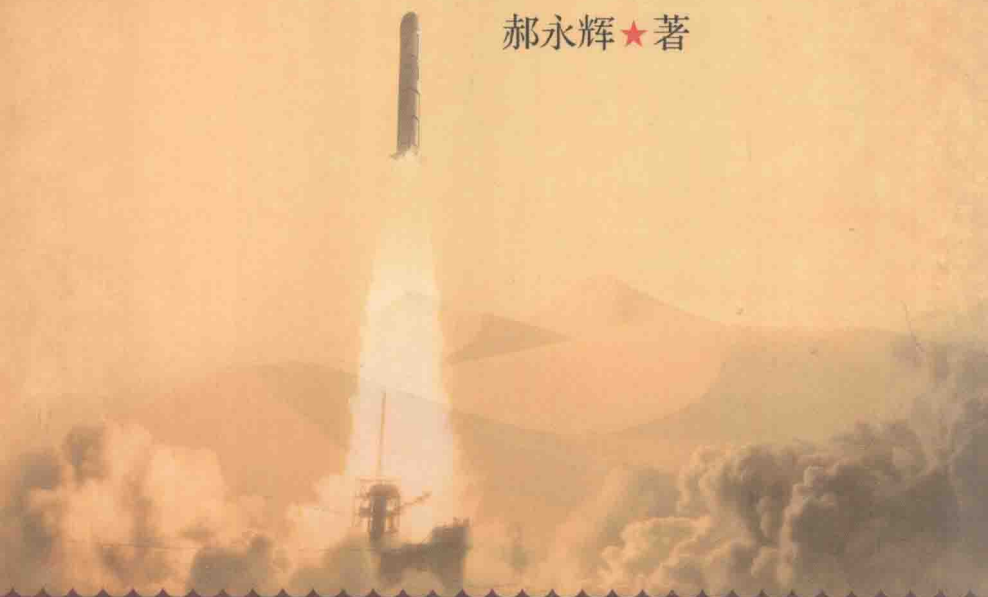


重庆女兵与 第一颗人造卫星

郝永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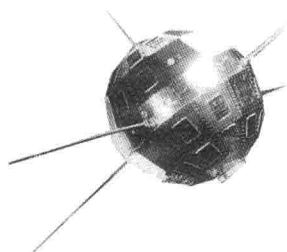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重庆女兵与 第一颗人造卫星

郝永辉★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第一代航天人郝永辉的回忆录,主要讲述了作者如何历经磨炼,由一个穷人家的小女孩儿成长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防战线的科技工作者,与卫星结缘一生的经历。书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防建设的蓬勃发展以及第一代航天人在卫星研发过程中所历经的种种艰辛与不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女兵与第一颗人造卫星/郝永辉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624-6620-8

I. ①重… II. ①郝… III. ①郝永辉—回忆录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7370 号

Chongqing Nübing Yu Diyike Renzao Weixing

重庆女兵与第一颗人造卫星

郝永辉 著

责任编辑:余筱瑶 版式设计:李彦生

责任校对:刘雯娜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4.25 字数:59 千 插页:32 开 4 页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978-7-5624-6620-8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 言

萌发写回忆录的想法,是我患重病以后。我想,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终点,古稀之年,即使是正常人,这一天都在慢慢迫近,何况我还是重病缠身?我很想让我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回想起自己平凡但绝不平庸的一生,觉得有很多的话要说、要写,于是,我拿起了笔,开始写回忆录。由于之前失明多年,很久没有拿起笔认真地写过东西了,所以开始写时困难重重,甚至很多字都想不起来了,只能查字典、翻资料。我虽然住院无数次,但还是坚持断断续续地写。写回忆录,不是为了自己看,而是想让子女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第一代航天人创业的艰辛与奉献,也与无数在这个繁花似锦的年代依然默默无闻地在戈壁滩上为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的人们共勉。

写回忆录,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我的双眼都曾经失明过,手术后又没有装晶体,只能戴着千度以上的眼镜,眼镜很沉重,压得鼻梁很痛,写几个字就必须摘下来,揉一揉眼睛。



我试图用电脑,但是用了不到两个月,视力便急剧下降,后来连显示屏上的字都看不清了,无奈之下,只能用手写,一年要用完十几支笔,家人和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写了,休息休息吧!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点有益的事,再累也感到无比的快乐。就这样,我每天写一点。经过多年的努力,回忆录于2008年9月基本完成,最后由侄女张耀敏帮忙编辑整理出来。

是党和人民把我这个无知的穷人家小女孩儿培养成一名国防战线的女军官,一名女科技工作者。

2009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我把自己的一生真实地写出来,作为献给祖国母亲的礼物。

郝永辉

2008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1
第二章	火热的青春	11
第三章	奉献在戈壁	36
第四章	多难之秋	77
第五章	夕阳重晚晴	103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1936年，我出生在重庆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父亲郝思成在重庆市区陕西路泰益小学工作。他为人和蔼，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1938年夏天，由于学校在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中成为了一片废墟，他不得不带着全家人——母亲王思贤、两个哥哥和不到两岁的我，离开了市区，到南岸老厂（重庆郊区的一个小乡镇）去躲避战火。

但是在8年抗日战争中，水深火热的中国哪里又有躲开战火的世外桃源呢？乡下也不安宁，经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现在我还记得7岁那年的一天，黄桷垭镇凉风垭的山顶上红色气球（重庆大轰炸期间的最高级警报）刚刚升起，两架俯冲的日军飞机就追着地面上逃生的人群，肆无忌惮地扫射、扔炸弹，很多人根本来不及躲进防空洞就被炸得血肉横飞。父亲拖着两个哥哥，母亲牵着我，慌慌张张冲出家门，躲在镇口的一块大岩石下面，才得以侥幸逃生。

下乡虽然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但父亲自此就失业了……他当时还不满50岁。

当时的老厂有不少为了躲避轰炸迁到乡下的工



厂,还有一家挨着一家有钱人的别墅、庄园。为了维持生计,母亲白天到这些人家里洗衣、做饭,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赶做针线活。母亲有一双灵巧的手,做出来的鞋子深受当地人的欢迎,很好卖,甚至还有人预订。

下乡后不久,我的小小妹妹来到了人间,日子过得越发艰难。两个上中学的哥哥不得不辍学在家,眼看一家人的生活日渐窘迫,父亲只得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偶尔能从很远的地方寄点钱回家,但也是杯水车薪。更多的时候则音讯全无。母亲只身持家,只能对我们说:“你爹在外面的日子比我们更难。”无奈之下,她去了附近一个姓熊的有钱人家做佣人,条件是这位资本家要我的二哥郝永康到他所在城里的贸易行当学徒。临行时,二哥跪在母亲面前哭泣说:“妈妈,我才 12 岁啊!”母亲满脸泪水劝慰他:“不是妈心狠,你到城里至少还能混碗饭吃,总比待在家里等着饿死强啊……”

那年大哥郝孝康已经满 17 岁了,国民党天天都在抓壮丁,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在家里露面。经常和邻居家的同伴在农民家猪圈里过夜。躲藏了半年多,后



来逃到了城里当学工。生活的压力不管有多大,贤惠的母亲始终都没有忘记对孩子的教育。两个哥哥有了着落以后,母亲咬紧牙关,送我和妹妹上学读书。妹妹郝碧辉比我小两岁,家里人习惯叫她小妹,叫我大妹。我们俩在学校表现都很好,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们。妈妈在熊家当佣人,经常从熊家带点残羹剩饭给我们充饥。有时熊家推豆花,母亲就将豆渣拿回来掺些菜给我们当饭吃。劳累了一天的她,晚上仍旧守着昏暗的煤油灯做鞋卖。深夜我从梦中醒来时,也常常看到她仍然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

我和妹妹虽然上了学,可是母亲没有时间照料我们,我俩头上都长满了虱子,无奈之下,母亲将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剃成了光头。祸不单行,年幼的妹妹突发急病,高烧不退,母亲拿不出一分钱来给她看病抓药。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家拖了半个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看着她苍白的小脸,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我和母亲抱着她痛哭了一场,便用一张苇席裹了她埋在了官山坡寺庙的乱葬岗上。因为只有那儿埋坟不花钱。然而我上学时却天天要从她的坟前经过,每



次都又难过又害怕,晚上也常常从梦中惊醒。每当我想起妹妹去世的情景,我都会泪流满面。母亲对我说,她生育了8个孩子,妹妹是老么,我是老七,现在还活着的只有3个。“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这句话一点也不假,我一直牢记在心里。母亲丢失一个孩子,要伤心几年才能缓过来。我养育了3个儿子,他们小时候也非常调皮,但我从来没有打过他们一下。

母亲决定搬离这个伤心之地,另外找了一个大院租了房子。除房东外,这个院子里住的全是穷人,每家都有一点空地可以种菜。本来凭着母亲的勤劳还可以勉强度日,但母亲却因过度劳累,染病卧床不起。于是,年幼的我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照顾她,我放弃了学业,每天割草卖给牛奶场,一周所得可以换回来几斤米,下午还必须到附近的工厂去拣煤炭花儿,搬回家堆在厨房里。同院的一位姓李的邻居无儿无女,见我们家生活十分困难,就向母亲提出想收养我,母亲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她说:“我就这么一个独女了,要死我们娘儿俩死在一块儿!”为了治好母亲的病,我学会了刮背、拔火罐、上山采草药。母亲的病



稍好后,又到附近一家姓周的团长家当佣人,我一个人
在家真难,有一天,我饿极了,便到周家找我妈妈,周太
太见我长得乖,就让妈妈把我带到厨房,舀了一大碗
饭,还夹了一些菜,我狼吞虎咽地吃了顿饱饭,高高兴
兴地回家了。刚走到杨缺嘴家大门旁,一条恶狗凶猛
地向我扑来,吓得我连滚带爬地从田坎上滚到田里,幸
好田里没有水,衣服被挂破了,脸上被摔得血糊糊的,
就这样,我哭着回到那空无一人的家,那年我才 10 岁。
可能是上天有眼吧,过了几个月,母亲的病居然奇迹般
地好了。

穷人虽穷,但是都能互相帮助。穷人家的孩子也
能经常在一块儿玩。在那个大院子里,邻居之间总是
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同院子的汤家比我家还穷,汤叔
叔与我父亲一样从城里失业后,一直在家,他家有 4 个
女孩子,经常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每当这时,母亲
总让我给她们送点盐去。我最好的玩伴是一个叫胡昌
华的同龄小姑娘。她爸爸是给地主抬轿子的。我们总
是约在一起,跑上十几里路,到长江边弄些橘子、萝卜
到集上卖,路上就是再渴再累也舍不得尝上一口,就这



样想尽办法赚钱贴补家用。

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几个小伙伴约好到住在半山坡的张如英家中，大家动手到山上捡回许多石头，等着看见月亮上出现玉兔的时候，就把石头扔进屋里，传说第二天石头就会变成金子。我们玩了半夜，等第二天醒来时，石头还是石头，我们的发财梦破灭了，但大家却抱在一起跳着、蹦着大笑起来。

夏天重庆的天气非常热，院子里是三合土地坝，吃了晚饭后，几乎家家户户都用洗澡水冲洗地面，等干了后，再铺上席子，就在地上睡觉。经常要睡到深夜两三点钟，热气散去后才进屋。躺在地上，大人们总爱东家长西家短地拉家常，而我最喜欢的是仰望茫茫夜空，看见星星特别亮，觉得天就像个大锅盖，扣在山顶上，我想，如果站在山顶上，就一定能摸着天，再把竹竿一根根地接起来，就一定能把星星摘下来。

终于熬到了不用再担心轰炸、不用躲飞机的那一天，街上到处是沸腾的人群，空气中回响着激动的口号，抗日战争胜利了，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了家里，身无分文。他到城里找工作，每次都是空手而



归。有时跑了一天，连一口水都没有钱买来喝，只能饿着肚子回到家。年关到了，他硬着头皮，带着我到一個朋友家借钱，结果仅仅得到了一小块四四方方不足一斤的肥腊肉，那年，我们全家就靠着这块腊肉过了一个团圆年。穷，丝毫没有冲淡我们脸上的喜悦，毕竟，我们又能够生活在一起了。

父亲是有文化的，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我们犯了错就要站成一排听他训话，但他从不体罚我们，甚至连骂人的重话都没有。父亲和母亲都信奉与人为善，如果我们与邻里家的孩子发生了纠纷，无论对错他们都会带着我们去给人道歉。

最让我和两个哥哥深深感恩的是，他们都主张孩子一定要念书，而且对子女，他们还有着当时难能可贵的男女平等观念。于是，我又重新进了一所很正规的公立小学——黄桷垭新市场小学，这个学校的老师大都是怀着“抗战救国”的理想从沦陷区到重庆来的。他们富有朝气，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很强。贾校长是一位赋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她终生未嫁，对教育事业颇有建树，在当时的教育界和学生家长中口碑



很好。让我感到最新鲜的是,每周一上午全校老师和学生都要聚在操场上,升青天白日旗,唱当时的国歌《三民主义歌》,背诵孙中山总理的遗训,这些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学校的纪律也很严格,迟到了要负责打扫全班的清洁卫生。最吸引我的是,学校规定成绩优秀者可以免交学杂费,我知道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多么重要啊!虽然每天仍要天不亮就起来割草去卖、下午放学后还要去拣煤炭花儿,但我从来没有一次迟到早退,学习成绩每次都是年级前三名,学校举办的所有比赛我从不落下,并且都能拿到名次,这不但减轻了家里的负担,而且还可以得到一些小奖品,如本子、笔、毛巾什么的。就这样,我成了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少年时的苦难虽然难以承受,但欢乐恒为欢乐,痛苦也成为虽然苦涩、但却有所值的财富。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艰辛的岁月。面对再大的坎坷,当我回想起儿时的磨难,也能一笑置之。正规的教育也为我今后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物价飞涨,社会秩序很



乱,就连老厂这样一个郊区的小乡镇也不安宁,一天晚上,大家听到了枪声,老百姓吓得不敢开门,第二天才知道是土匪洗劫了街上所有的商铺。解放战争爆发后,随着经济局势的严重恶化,不光我父亲找不到工作,更多的人也被迫加入了失业大军。两个哥哥也先后被东家解雇,回到了穷困潦倒的家。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在南岸黄桷垭一带驻扎了很多军队,到处抓民工为他们在山上挖战壕,试图做垂死挣扎。驻在山上的部队通令村里给他们送米送菜,杀了猪要送到山上,他们的兵下山见到老百姓家的鸡都要抓,弄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我曾亲眼看见一名逃兵被抓回来后,吊在树上被活活打死。他们可能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一夜之间全部逃之夭夭,只留下一些走不动的伤病号和眷属。有一个伤兵就住在我们院子楼梯角落的乱草堆上。开始他还能出来讨饭吃,不几天就活活地饿死了,村民用草席将他包裹,埋在后山上。

第二章
火热的青春